



小时候家住北门外大街西侧民生路养丰闸的边上,县人民剧场与老家一河之隔。这河说大不大,说小不小,河的名字我一直叫不上来,水倒也清澈,潺潺流过,发出的声音不输美妙的音乐。这条南北走向的河来自上游的南水关,运河是源头,到老家这里便与养丰闸由西向东的水流交汇,形成一片更加宽阔的水域,奔流东去。

我小时候经常在老家后面的河边玩耍,夏天的时候,光着脚丫,顺着青石板铺就的码头,一级一级来到河中心,用自制的小鱼网摸鱼捉虾,每次都有收获。这些鱼虾都是随运河水淌下来的,干净鲜活,尤其是虾子周身晶莹,虾芒雪白。在河边玩耍时,时常听到县扬剧团在剧场排练传出的声音。这时,我便立即绕道民生路到北门外大街上的人民剧场,悄悄从边门溜进去,看剧团的演员排练。剧场观众席空荡荡的,木制的座椅一眼望到头,显得空旷冷清。因为生怕排练的演员发现赶我走,我便找个边角的位置半躺在座位上,偷看他们排练,看得津津有味。虽是排练,但演员们的唱腔一点都不含糊,有板有眼,行云流水,一举手,一抬足,都如正式在舞台上演出一个样。

一次扬剧团在剧场排练《杜鹃山》,一连几天我都悄悄溜进剧场偷看,那时觉得这世上再没有比剧场舞台好看的舞台了,偌大的舞台全是木头铺就的台面,能容纳几十个人在台上,演员们在木板上走过的声音,充满节奏感,枣红的侧幕在灯光的照射下闪着光亮,把演员们的脸映得桃花一般好看。那天溜进剧场时正好在排演柯湘与雷刚的对手戏,柯湘正在言传身教,给雷刚指点方向。扮演柯湘的女演员眉清目秀,臂戴袖章,腰系皮带,飒爽英姿。扮演

昨天看电视节目《人与自然》,不由想起15年前的一件事。

我有清晨外出跑步的习惯。天刚蒙蒙亮就出门,穿城区,上运河堤,过二桥,再沿运河西堤径直向南到镇国寺,再向南拐弯到灯塔,然后返程。记得那是端午节的早晨,在跑步返程的路上,又碰到那个熟悉的卖小鱼小虾的老渔民。他皮肤黧黑,精瘦,岁月的痕迹刻在脸上。与平时不同的是,除鱼虾外,他还多拎了一只网兜,内装三只小动物。两只大的高约25cm,形状略像鸡,全身呈现灰黑色,尖尖的嘴,青色的腿特别修长;小的像刚出炕不久的小鸡,毛茸茸的,头顶上有一黄豆大的红包。这三只小动物是误入湖边半露出水面的虾笼而被逮住的。我花了15元钱将其买下,准备先给小外孙女

车如人,劳累久了就要出毛病。晓佑骑了两年的电动车就出了毛病。

早上,晓佑准备出去办事,从车库里推出电动车,旋动车把,没有听到正常的“呜呜”声,倒是后轮先“骨碌、骨碌”震动了几下,然后“哼、哼”几声,车子就是不前行了,就像一个病人在呻吟,身子却无力移动。

没办法,晓佑只好推车去修理。尽管修车点就在不远处,大热天推过去,晓佑还是出了一身汗。

“师傅,车子有毛病了,请你看看。”晓佑将电动车架在修车的摊位前,对师傅说。

“怎么了?”师傅一边忙着,一边与晓佑答话。

“不走了。”

“充电了吗?”

“昨晚刚充的,充电器的绿灯都亮了。”

“我来看看。”

师傅走到车前,绞绞车把,看到车轮慢悠悠地转,说:“电池不行了,换电池。”

“换电池?昨天我还骑到周山,来回四十多公里呢。”晓佑昨天去“江苏之心”游玩,来回电力足足的,一点都不费力,他觉得不应该是电池的问题。以前骑过的电动车,电池要是不行的话,都是慢慢不行的。

“这有什么奇怪的!这电池就像人,刚才还好好的,说不定就突然中风脑溢血了,谁也说不清楚。换电池吧。”师傅还以人打比方,催促说。他说的仿佛有道理,不都是有“病”嘛。

“你还是先看看后面车轮吧,如果是后面的问题,就不用换电池了。”晓佑知道

## 舞台

□ 黄士民

雷刚的男演员浓眉大眼,声如洪钟。两个演员在舞台上棋逢对手,越唱越精彩,越演越投入。我那时不懂扬剧唱腔,更不懂什么“小开口”“大开口”,但听得如痴如醉,对眼前这个神奇的舞台充满了渴望和向往。后来在民生路上竟看见扮演雷刚的演员骑自行车经过,不禁多看了两眼,有点现在追星的味道。听巷子里的大人说,扮演雷刚的演员就住在运河东堤下面,也算是街坊。

县人民剧场那时不仅承担本地剧团的演出任务,还经常接待外省市的专业剧团演出。县人民剧场的舞台上站过不少名角大腕,也是个群星荟萃的地方,在周边县市小有名气。那些年文化活动匮乏,看戏是许多人的向往。买不到票,有些胆大的戏迷便趟过这条河,翻过剧场的院墙去看戏。那时虽是凭票入场,但只要进入剧场,无论什么方式,即被视为合法。剧场过道两旁站满了人,很明显都是没票没位置的,但剧场工作人员不会驱赶他们,只是要求往边上靠靠,不要影响其他人看戏。这些人中,有一部分是剧场有熟人,从正门放进来的,有一部分就是趟河翻墙头进来的。那种好不容易进了剧场的兴奋,是现在人怎么也体验不到的。

那时的戏班子来演出,一般都在三四天的样子。大一点的剧团还带着烧饭的师傅,因为没有自来水,烧饭的师傅会在老家河对岸剧场修的码头淘米、洗菜、洗碗。一天中午我和隔壁的小东在河边玩工兵挖地

雷,对面剧场码头一个胖子扔过一句话:“小孩,帮我摘个丝瓜络下来。”那时我家屋后种了好多丝瓜,烧个汤什么的,随手摘上两根,放一根油条进去,香呢。丝瓜络很轻,而河面有三米多样子,为了保证丝瓜络扔到胖子面前,我和小东特意把丝瓜络缠在一根小树杆上,用尽吃奶的力气扔向对岸。只见胖子用他白而肥的大手迅速抓牢。那个年代没洗洁净,丝瓜络是洗碗的好帮手。胖子显然很高兴,从对岸扔来一句:“小孩,你们晚上来看戏,我在检票口等你们。”这一句话让我和小东兴奋了一个下午,听说这还是一场演解放军的战斗戏。七点钟开演,我和小东六点多一点就站到了人民剧场的检票口,眼巴巴地看着一个个手拿戏票的进入剧场大门,等到七点,也没见中午在河边洗碗的胖子,直到剧场的老王用他苍劲的大手,无情地关上剧场四扇厚重的玻璃门,我和小东才知道彻底没戏。第二天上午,我和小东又在河边见到剧团的胖子,他正吃力地蹲在码头上淘米、洗菜,我们找了块大砖头,躲在丝瓜架后,把砖头往河里一扔,溅起的水花将胖子的衣服弄得湿漉漉的。现在想来当初的行为有点不妥,但那个胖子的不诚信,让两个对舞台无限向往的少年失望,也有点不厚道。

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。戏剧的舞台有声有色,形象;人生的舞台有苦有甜,具象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因参加组织部举办的先进人物事迹宣讲、主持城建系统的文艺汇演,两次登上这个儿时魂牵梦绕的舞台,颇有戏剧性。这个舞台承载了一个少年对戏剧文化的梦想,这个舞台曾带给我无穷的快乐和艺术的滋养。前些年,剧场因建设需要被拆除,这个舞台的一切美好永远留在了心里,难忘。

## 放生

□ 姚维儒

玩,然后美餐一顿。我拎着网兜,沿途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,但问他们都说不准是什么水禽。

回到家,将它们放进装苹果的塑料篓中,及时送到女儿家。端午节,女儿一家突然收到这份特殊“礼物”,显得很兴奋。但他们怎么看都觉得它们是一家三口,稍高一点的是父亲,略胖一点的是母亲,那小的自然是它们的孩子。在篓中,小孩始终偎依在母亲的身旁,而父亲则完全充当“武士”的角色。在世界上,父母亲与子女都是相通的,不管是人还是动物,在孩子

遇到困难、碰到危险时,父母亲都会毫不犹豫地保护自己的儿女,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。瞧这一家子,十分可爱,然而也非常可怜。看到它们那充满恐惧的神态,人的恻隐之心就油然而生。女儿的第一感觉就是不能糟蹋它们,更不忍心吃掉它们,他们决定放生。

饭后,女儿一家子拎着“另一家”,重返老路,过二桥,翻田埂,来到一个濒水的田边,并精心用树枝、杂草为它们搭建了一个“家”。然而,它们毫不领情,一开笼,父亲就连跑带飞地跑掉了,做母亲的动作稍慢一点,边跑边频频回头看它的孩子。那小东西也挺机灵的,循着父母的足迹,很快就消失在人的视野中,简直是一次“胜利大逃亡”。它们逃生了,我女儿一家显得很充实,心灵似乎得到了一次净化。

了。

结账了。师傅说:“你就给换电池的钱吧。”

晓佑心中虽有想法,但没有说话,准备付钱。可是,师傅接着又说了一句:“后面修的钱就不收你的了。”

这下让晓佑不爽了,递出去的钱又收了回来,说:“本来我倒不想说什么,大家都是熟人,但好像你不收我修理的钱,我还得落你一个大人情。”

“我收的就是换电池的钱,修理的钱我一分钱都没有收你的啊。”

“但是我认为我的电池本来就不该换。我白花了这冤枉钱,这个怎么说?”

“电池都起鼓了,迟早要换的。”

“迟早是要换,但它现在还没有到换的时候,说不定还能骑上半年,这半年的价值怎么算?”

“难道我还骗你吗?”

“骗没骗我,我不知道,反正电动车我不懂,但我一来就告诉你车子后面有问题,你连查都不查,就说换电池。最后事实证明也是后面的问题。”

师傅一时语塞,结结巴巴地说:“我、我以为是电池的问题,我也没数……”

“不是没数吧,你是老师傅了,这点经验能没有?当然,换电池花费是最大的项目。你这种修理不是过度修理或超前修理呢?”晓佑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。

可能被晓佑说中了要害,师傅急了,争辩道:“我不要你钱了,我给你把电池换回去。”

晓佑淡淡一笑,不再说话,付了钱,骑上车走了。

## 修车

□ 陈维忠

换电池最少也得花几百块钱,是修理项目中费用最高的。他希望能是车轮或其他问题,就不要花那么多钱了。

“肯定是电池不行了,包你换上去骑了就走。”师傅手拿工具,随时准备去拆电池,就等晓佑一句话,就是不去查后轮。

晓佑无奈,只得点头,“好吧,就换电池吧。”他对电动车一窍不通,只能听师傅的。

晓佑刚说完,师傅就搭手了,动作很迅速,三下五除二,就拆下了电池,还对电池指指点点,“电池都快两年了,寿命到了。你看这电池都起鼓了,该报废了!”

新电池很快换上了。师傅站起身,直起腰,畅快地舒了口气,伸手一绞车把,车轮还是慢悠悠地转,没有发出“呜呜”的欢叫声。他“咦”了一声,又用劲连绞了几下,仍是一样。他坐上车,装模作样在坐垫上试试,再绞车把。可任凭他如何摆布,电动车就是趴在原地不动。

“不该这样啊。”师傅自言自语。

“你还是看看后面吧,我就说是后面的问题。”一直在一旁看着修理的晓佑提醒师傅。

“不可能啊。看来不光是电池问题。”师傅嘴上虽这么嘟囔着,但还是去后面查看。掀开后盖,几下探查,就发现了问题所在,原来是一根线头脱落了。插上,再绞车把,电动机发出“呜呜”的嗡嗡声。好

## “模糊”的田孟生

□ 谢文龙

去年,阔别20年的几个军校同学在一起小聚,大家欢快地聊着当年上学时的话题,回味同窗共读时的难忘往事。陈梁突然说起了他们同一楼层的同学。他说前段时间见到了田茂生,现在还在部队工作,发展得挺好……

田茂生?我们学员队没这个人啊!听到这个名字,头脑里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,我连忙诧异地问他,你是不是说错了?陈梁说同学怎么能记错,田茂生住一楼,是他隔壁宿舍的。为了证实他所讲不虛,他还向我们形容起田茂生来。他说田茂生是重庆人,个子不高,团脸,皮肤白,成天笑眯眯的,嘴唇上稀稀拉拉地长了几根胡子,就像淹水后剩下的几棵秧苗,常年一副平头,看上去既和善又干练。陈梁还说田茂生入学前参加过“98抗洪”,比大家晚来学校。我说你讲的这个人我有印象,不过还是觉得有些不对。

我经常跟军校同学们说,全队188个人都叫什么名字,老家是哪个地方的,来自哪个部队、毕业后又分到了哪里,我基本上全知道。同学们起初不信,认为我吹牛,后来他们经常向我打听其他同学毕业后的去向,每次我都能准确地说出来。偶尔有同学到我在的城市来旅游出差,只要一说起同窗往事,我立即就能报出当事人的名字来。慢慢地,大家都很佩服我的记忆力。

1998年9月,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188个同学相聚到了山城重庆,考在同一个学员队读书。入学时,陆军、海军、空军的同学穿着各自的军装,教室成了一个多兵种的大军营,煞是壮观。彼时,我们的宿舍分散在一幢楼内的四个楼层,三年的文化课程也在同一个阶梯教室里进行,大家接触的机会就多了。

当时,队里还成立了信息报道组,负责写文字材料、编队报、上报各类信息。组里有老家河南的刘明、祖籍陕西的谭宏锋、老家湖北的郑韬、老家福建的吴银光、老家江西的吴辉等人,我也是其中一员。正是这个原因,我经常能看到同学们的花名册,加上平时协助队干写同学们的各种鉴定材料,对每个同学的基本信息就了如指掌了。

陈梁突然说到田茂生,我就觉得不对头,在我印象中没有同学叫这个名字。我像过筛子一样在大脑里把同学们的名字又梳理了一遍。过了几分钟,我对陈梁说,你说的这个同学我想起来了,他不叫田茂生,叫田孟生,好像跟王峰、王虎荣他们一个班。当天在一起聊天的孙伟证实说,对,对,你说得对,这个同学就叫田孟生!陈梁听我这一说,立即反应了过来,连忙给我竖起了大拇指,称赞说,文龙,你真了不起,毕业这么久,同学的名字你还记得这么牢!

军校求学那几年,是所有同学人生中最青春、最辉煌、最活力的时刻,也是战友兼同学最亲密无间时刻。大家一起学习、一起训练,结下了深厚的同窗情、战友情。火红的军校生活,对我的人生是一次蜕变、一次锻造、一次升华,我又怎能忘怀?那一个个亲切的名字,那一幕幕熟悉的场景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内心深处,让我常常想起,又让我常常泪流满面……

20年过去,好多人和事渐渐模糊,但生命里当兵、同窗的历史,一辈子也不会忘记!

## 光影永恒

□ 孔秀霞

“叮叮叮……”摄影协会传来电话,我的摄影作品《东城一角》又获奖了,这是我今年第四次获奖,欣喜之情挂在眉梢。

我是新中国同龄人,和新中国共成长,经历过她的贫瘠羸弱,见证着她繁荣富强。退休以来,我用心观察,用情感悟,深入生活,绕城市、去农村,选好角度,按响快门,用镜头拍莺歌燕舞、柳拂花舒、万里河山、历史遗韵、城市变迁、重大活动、百姓民生、地域特色……拍下了美好,找回了记忆,也拍出了对比,见证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。我那快门下一张张庄园层叠的洋房,清翠葱茏的林荫大道、苍烟浩渺的湖上风光、四通八达的道路桥梁等常登载在报刊上,成就感、幸福感油然而生。我的作品《家风、家训、家规》《非物质文化遗产》《城市变迁》等先后获奖,瑞和阳光城的《东城一角》又一次获奖。现在整个高邮城向东延伸,新产业、新人才、新能源、新城市的现代新区正在崛起。瑞和阳光城的高、富、美,仅是美景中的一角,却令我忆起一件件难以忘怀、耐人寻味的往事……

这一角曾是我家老宅住地,以前到处是低矮的茅草屋,坑凹不平的烂泥路。记忆最深的是那“三怕”:一怕刮风下雨,屋漏天光,房屋到处响个不停,唯恐轰然倒塌;二怕老鼠及蚊虫窸窣作响,半夜三更吵闹不停,令人心惊胆颤;三怕来客无处居住,只得打地铺卧在锅门口。我家宅的东面原是一片荒地,没有人烟,叫作“十里荒”,小时候最不敢去。现在高楼林立,鳞次栉比,名曰“瑞和阳光城”,小区的美景令人陶醉。我登上至高点,鸟瞰高邮城,灯光闪烁、五彩缤纷,邮城美景尽收眼底。

时光飞逝,光影永恒,它不仅成为我晚年人生的幸福收获,更是奉献给党的赞歌!